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的多元阐释

徐昌火 邵蒙蒙^①

[摘要]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是现代汉语范围内由两个语义关系为反义的单音节形容语素构成的语言表达式。本文首先从频次统计分析角度对筛检出的 213 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进行语序现状描写,然后从语音、语义、语用三个角度论证了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形成的理据,最后建构了一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成因优先制约模型。

[关键词] 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多元阐释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Order Causes of Modern Chinese Antonymous“Adjective Morpheme + Adjective Morpheme” Construction

Xu Changhuo Shao Mengmeng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antonymous “adjective morpheme + adjective morpheme” construction is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formed by two antonymous monosyllabic adjective morphemes from modern Chinese. This paper firstly depicts the word order of 213 selected constructions wit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requency. Secondly, we demonstrate causes of word order from perspectives of voic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Finally we interpret and model them as restricting mechanism and deep-rooted mechanism.

[Key words] Antonymous “adjective morpheme + adjective morpheme” construction; Causes of the word order;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s

1 研究回顾与本文的思路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现代汉语中存留了一类较为典型的反义“形+形”构式,诸如“大小”“多少”“长短”等,它们在语境和零语境情形下都时常呈现出固定的且遵循一定规约性的语序。

^① 作者简介:徐昌火,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与 HSK 研究工作。邵蒙蒙,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纵观相关文献,早期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汉语反义复词的分类描写和历时演变等层面。21 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讨论“形+形”构式的语序动因。石毓智(2001)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从语义的有标记和无标记角度出发对反义形容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刘红梅(2010)则从语音和语义两个角度对汉语聚合词的语序成因进行了探究;吴为善(2011)在“句法象似性与语言表达式”一章中提到并列范畴的规约顺序,认为历史文化、空间时间、行为趋向、价值判断、事物属性等因素会使得对举范畴表现出明显的规约倾向性。上述研究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但从搜集到的国内相关研究文献来看,采用例证法来支撑结论的方法运用得较为普遍,这使得所得出的结论有较大局限性,不能覆盖所有的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影响了研究的学术价值,且所依据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多为“标记理论”“凸显度原则”“对称性与不对称性”等,论述的重复较多。

本文首先通过搜索语料库、词典等确定 213 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并对语料库中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分析,然后从语音、语义、语用等多个维度对语序成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各制约因素间的关系并努力建构反义“形+形”构式语序动因的解释模型。

2 反义“形+形”构式的频次统计分析

我们首先经过对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语料库在线)、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料库(CCL 语料库)、台湾研究院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研究院语料库)三个语料库的语料搜索与对比分析,确定 213 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为本文的研究素材。然后对语料相对较丰富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料库(CCL 语料库)中上述 213 个构式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在 CCL 语料库中的出现频次跨度非常大。详见下表:

表 1 各构式出现频次对比

频次	构式(213 个)
最大出现频次	43 183(多少)
最小出现频次	0(钝锐)
出现>1 000 次	34 个(大小、多少、纵横、男女、高低、安危、黑白、方圆、长短、新陈、新旧、新老、老少、迟早、早晚、好歹、好坏、遐迩、反正、贫富、公私、古今、真假、真伪、远近、动静、强弱、轻重、软硬、文武、优劣、冷暖、是非、荣辱)
出现 100~1 000 次	61 个(高矮、明暗、凹凸、红白、厚薄、尊卑、老小、老幼、多寡、疏密、美丑、雌雄、粗细、巨细、对错、单双、浓淡、快慢、善恶、繁简、正负、正副、主副、主次、主辅、偏正、肥瘦、胖瘦、甘苦、甜苦、刚柔、今昔、贵贱、寒暑、寒热、旱涝、横竖、曲直、缓急、吉凶、松紧、冷热、炎凉、难易、深浅、清浊、盛衰、干湿、虚实、雅俗、异同、悲喜、治乱、亲疏、死活、凸凹、短长、今古、正反、劳逸、宽严)
出现 10~100 次	58 个(老嫩、众寡、妍媸、张弛、稀稠、香臭、精粗、好赖、咸淡、嫡庶、利钝、疾徐、主从、正邪、穷富、公母、广狭、横直、奇偶、久暂、荣枯、宽窄、温凉、详略、忙闲、生熟、土洋、智愚、巧拙、白黑、薄厚、小大、弛张、早迟、雄雌、粗精、徐疾、简繁、邪正、富贫、苦甘、苦甜、横纵、急缓、凶吉、假真、近远、静动、枯荣、浅深、重轻、硬软、实虚、同异、愚智、整零、显隐、隐显)

(续表)

出现<10次	60个(晦明、饥饿、稀密、脆韧、勤惰、勤懒、正侧、斜正、滑涩、凉暖、奢侈、低高、危安、明晦、卑尊、老新、寡众、媿妍、稠稀、密疏、丑美、细粗、错对、赖好、双单、淡咸、慢快、恶善、迳遐、正斜、瘦肥、瘦胖、柔刚、昔今、贱贵、暑寒、涝旱、竖横、直横、涩滑、伪真、紧松、热冷、暖冷、暖凉、凉炎、闲忙、女男、易难、弱强、浊清、俗雅、洋土、喜悲、圆方、旧新、钝锐、锐钝、零整、严宽)
--------	--

按出现频次由高至低排序,本文将213个构式分为四个梯度:大于1000次的为中心构式;100~1000次的为次中心构式;10~100次的为次边缘构式;小于10次的为边缘构式。

根据统计,上述213个反义“形+形”构式有61个已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

高矮、高低、安危、晦明、黑白、厚薄、尊卑、方圆、长短、老少、老小、大小、老幼、多少、多寡、迟早、早晚、雌雄、粗细、巨细、好歹、浓淡、利钝、快慢、遐迩、反正、主次、甘苦、公私、今昔、贵贱、寒暑、横竖、曲直、纵横、缓急、奇偶、吉凶、真伪、松紧、远近、宽窄、冷暖、详略、炎凉、男女、深浅、轻重、盛衰、虚实、是非、异同、优劣、好赖、亲疏、寒热、死活、主从、动静、荣辱、劳逸。

这61个构式中,54个为中心构式与次中心构式,占比达88.52%,其余7个为次边缘构式。由此可见,使用频次高的中心构式、次中心构式(二者合起来可称为“典型构式”,共95个)成词率也相对较高,二者基本成正相关关系,它们也最能代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下面将以使用频次高的中心构式、次中心构式(二者合起来可称为“非典型构式”,共118个)为研究取样范围,讨论反义“形+形”构式语序的一般规律,兼顾次边缘构式和边缘构式讨论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中的语用或言语因素。

3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理据

3.1 语音角度的理据

在人们发声时,由起到止有一个短暂但渐次过渡的过程,发音器官的肌肉总是交替地一紧一松。正如音节发音中的音峰、音谷,构式的一次完整发声可分为初始阶段、全盛阶段和收尾阶段,肌肉的紧张先渐强后渐弱,这样发声过程才会更加自然流畅,而阴平与阳平舒缓上扬的调值相对而言比较适合发声的初始阶段,上声和去声则更适合后置,尤其是去声,较为短促,适合收尾。本文认为,同一调值的一个构式在发声时,由于音节的一致以及发声的惯性,相对而言是较为自然流畅的,并不违背现代汉语调序原则,因此归入合调序一方。阳平的调值为35,阴平的调值为55,两者连续发音也归入合调序一组。

在对95个典型构式加以现代汉语声调考察后,发现86.26%的反义“形+形”典型构式的语序都符合现代汉语调序,其调序分别为“阴+阴”“阴+阳”“阴+上”“阴+去”“阳+阴”“阳+阳”“阳+上”“阳+去”“上+上”“上+去”“去+去”;不合调序的反义“形+形”典型构式的调序为“上+阴”“上+阳”“去+阴”“去+阳”“去+上”,比例为13.74%。以上数据表明,语音角度的理据性在反义“形+形”典型构式的语序动因方面有较强的解释力。

3.2 语义角度的理据

语义角度的理据即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义序原则。义序是事理逻辑的反映,

这种事理逻辑顺序潜藏于人们的意识与无意识之中,并通过语言尤其是语序手段得以呈现。不少学者都尝试过从语义角度对现代汉语并列复合词的语序进行阐释,但尚未得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如杨吉春(2007:72-78)进行过汉语反义复词的义序研究,将其分为“正反”“多少”“先后”“向背”“主次”“阳阴”六类关系,并分别列举了符合此义序与违背此义序的汉语反义复词,但并未说明上述几种类型间的关系,也未对义序背后的深层理据进行探讨,只是总结了汉语反义复词词序的大致分布规律。段益民(2004:5-6)提出反义形容词按力度排列的观点,即一组反义形容词按“强态”(“积极”形容词)在前,“弱态”(“消极”形容词)在后的原则排列,并分别列举了“强弱型”和“弱强型”的反义形容词。但“强态”与“弱态”的判定较为主观,一些中性语义色彩的形容词如“干湿”“冷热”“生熟”等也难以判断强弱,且同样没有进行深入阐释。马清华(2005:132-143)提出了贯通义序一说,将复合词语序分为两种语义义序,即感知度递降语序和由先至后的语序。前者可分为显著度递降义序、积极程度递降义序和熟悉度或典型度递降义序,每个小类中又分出多个不等的小类;后者分为空间先后义序、时间先后义序和事理的先发后发义序。文中还对贯通义序排列原则的心理认知基础及自然社会原因作了一定阐述。这种义序的分法较有新意且较为深入,但分类似乎过细,尤其是感知度递降语序更是枝蔓交错。在对认知心理因素进行更深入的阐释之后,贯通义序排列原则中的小类可以进一步合并。

从认知角度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可分为三个角度:对空间的认知、对时间的认知与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在人类个体成长与群体发展的过程中,这三种认知不断地得到强化,并内化为深层认知结构。上述三类认知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又不是截然分割的,它们互相影响,并通过联想、隐喻、转喻等多种认知方式扭结在一起。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表达方式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虽然经过层层包裹,也必然会体现出这三类认知的基底。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典型构式的语序排列中,同样能看到上述认知方式:空间认知、时间认知和自我认知的潜在支配。(见表2)

表2 认知类别对反义“形+形”构式语序的影响

认知类别		时间认知	自我认知(大)	自我认知(小)
空间认知	35个(大小、多少、多寡、众寡、轻重、稀稠、稀密、疏密、浓淡、咸淡、清浊、粗细、精粗、巨细、高低、宽窄、广狭、远近、遐迩、松紧、张弛、凹凸、深浅、厚薄、反正、正侧、正负、偏正、斜正、横竖、横直、曲直、纵横、奇偶、方圆)	8个(长短、繁简、详略、难易、动静、虚实、单双、异同)	20个(正副、主副、主从、主次、主辅、亲疏、嫡庶、公母、男女、雌雄、尊卑、贵贱、奢俭、雅俗、文武、贫富、穷富、强弱、优劣、公私)	21个(饥饿、高矮、肥瘦、胖瘦、妍媸、美丑、香臭、刚柔、宽严、巧拙、智愚、善恶、正邪、真假、真伪、对错、是非、黑白、好歹、好坏、好赖)
时间认知	21个(明暗、晦明、迟早、早晚、寒暑、寒热、古今、今昔、新陈、新旧、新老、生熟、快慢、疾徐、缓急、久暂、利钝、干湿、滑涩、软硬、脆韧)		11个(冷热、冷暖、凉暖、炎凉、温凉、荣枯、盛衰、荣辱、治乱、旱涝、土洋)	15个(老嫩、老少、老小、老幼、安危、吉凶、红白、死活、悲喜、甘苦、甜苦、劳逸、忙闲、勤懒、勤惰)

三类认知的交错可以较为直观地从表2中看出。其中自我认知可分为大小两方面,分别以社会群体和人类个体为认知对象。

一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针对的是某一特定的认知范畴,在此范畴内,两个形容语素存在着程度或性质上的差异。相对而言,空间或时间占有度更大、凸显度更高的形容语素在映射到认知领域中时,也能在一瞬间占有更多的认知域,而三维的认知转化为一维的语言时,就只能通过结构的先后顺序来体现了。同时,在时间认知的领域内还存在先后顺序的影响,先出现的事物往往先获得认知的注意,在认知中存在的时间更长。因此,当认知通过语言输出时,一般也不会违背这个先后顺序。因此,在一个反义“形+形”构式中,时空占有度更大、凸显度更高或是在时间上居先的形容语素,一般会排在占有度小、凸显度低、时间上居后的形容语素之前。自我认知是对时空认知的延伸和抽象化,因此从本质上而言也遵循着类似的原则。

按照上述标准,现代汉语反义“形+形”典型构式按照是否符合认知义序进行分类,根据统计结果,82.63%的反义“形+形”构式都符合认知义序规律,只有约十分之一的构式违背此原则,可见义序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的形成中占据一定地位。

3.3 语用角度的理据

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中,还有不少非典型构式,虽然它们普遍使用频率不高,但其存在也有自身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多为语用性质的。因此有必要在此考察它们为何形成、因何存在,同时也是对典型构式语序成因的补充和完善。

语言的存在是为了交流和表达,因此除了词典释义之外,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多数是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的。而语境对构式的语序会产生语用上的自然制约。因此,本文将对非典型构式在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的实际例句进行筛选分析,考察它们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非典型构式语序的语境制约表现如下:

其一,受小语境制约,与前后文相对应。例如:

- (1) 就这样,明暗双雕,白黑通吃,一时间成了杭州城里的豪富恶霸。
- (2) 人情的冷暖、薄厚,从这只耗子身上就能看出。

上述两个例句中,非典型构式的特殊语序都是由于和前后文反义“形+形”典型构式进行语义上的对应而造成的,如“白黑”对“明暗”,“薄厚”对“冷暖”。

- (3) 黄绿枯荣,时光交替,历史推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
- (4) 留意他在篮球场上的一举一动,会因为他比赛的得失而喜悲。

上述两个例句中,非典型构式所处的前后文中也存在语义相反的形容词性或名词性组合,构式语序同样是为了和它们一一对应,如“枯荣”对“黄绿”,“喜悲”对“得失”。

其二,受语体、修辞制约,例如:

- (5) 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
- (6)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现代汉语在行文中有时会引用古文,尤其是诗句的引用更是频繁,而诗句因为押韵或对偶的需求,常常产生特殊的语序,非典型构式的某些实际用例就是出自诗句。

少数非典型构式实例是逆序重复的修辞需要。

(7) 刺激部分地区物价指数上涨及商品短缺现象加剧,富₁贫₂的强烈反差显露的是人们消费的漂流感、疲惫感和紊乱的社会心态。

(8) 它的出新在于人物的本色,语言₁的俗雅₂反差。

采用非典型构式的语序是为了造成“反差”的效果。

语体和语言风格的变化常常需要语序的配合,或是为了让行文更加优美,或是为了让行文更加精准。正如近体诗中的拗体一样,非典型构式在语体中的变化也可以看作对原有规则的刻意突破。

其三,受语境中的认知顺序制约。例如:

(9) 全区有小学低₁高₂年级寄宿制学校共 12 所。

(10) 从“巫山人”化石始,沿旧₁新₂石器时代,商、周、秦、汉到唐、宋、明、清。

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生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对自己的认知进行再加工。因此,在认知时更具有凸显性或时空占有度更大的形容词,在二次加工后反而会按顺序后置。这种处理后的语序更符合相应语境中人们的认知顺序。

其四,偶发用法。例如:

(11) 这里多半没有错₁对₂和是₁非₂,有的只是不同艺术构思之间的切磋和交流。

(12) 雅加达市政府考虑按照双₁单₂日或车牌尾号的奇₁偶₂数等办法限制流入“金三角”地区的车辆。

在少数时候,非典型构式只是一种偶发情况,此时将它更换为典型构式对语义表达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有时反而更贴合语境,如例句(11)中的“错对”改为“对错”可与“是非”相对应,例句(12)中的“双单”改为“单双”可与“奇偶”相对应。

语言背后总是有一定的理据性,但在具体的言语应用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可以暂时突破理据性的约束。但这种突破相对于常态而言总是少数,这也可以从非典型构式与典型构式的语频差距中得到印证。

4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的多元阐释

4.1 语序形成的制约模式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虽然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塑造的,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并不等同,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机发力,最终使语序呈现出现有的面貌。语音、语义和语用等因素存在着不同的制约力度甚至制约方向,因此,有必要对各成因制约语序的优先序列进行阐释。

4.1.1 语音和语义的制约优先权衡

义序是人们认知方式的重要体现,相对于汉语独特的调序而言,更具有所有语言间的普遍性。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调序和义序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典型构式语序形成中分别

所起的作用:不违反现代汉语调序原则的典型构式占比为 86.26%,不违反中古汉语调序的典型构式占比为 84.8%,而符合文化影响下认知义序的典型构式占比为 87%。虽然从数据上看三者相差并不大,但从具体统计分析的过程来看,认知义序对典型构式语序的解释力要远大于调序。在调序统计中遵循的原则是发音的自然流畅,因此,同调的构式也被认为符合这一原则而纳入不违背调序的比例中。但此时,声调对语序的作用仍然是两可的,因此调序实际所起的控制作用并没有这么大。换言之,从制约范围看,义序优先于调序。

4.1.2 语用的突破型制约

语用对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形成的作用可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进行阐释。从历时角度看,一些构式在形成之后,由于语用上的作用,导致其逆序构式出现,而这种逆序构式可能存在某些语音或者语用上的优势,于是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得以存留并使用至今,如前文已经分析过的“晦明”。从共时角度看,语音、语义是典型构式语序形成的主要因素,而语用则可以解释大多数非典型构式的语序。语言之所以能成为传达思维最重要的工具,除准确性之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它同时还具有灵活性。例如在具体语境中,为了特殊的表达需要,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有时可以突破原有的语序,以非典型构式的形式出现在言语中。但这种突破通常是有理由的,如前文已经阐述过的小语境制约、语体制约、语境中的认知顺序制约等。

语用的制约和语音、语义的制约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各自在语境和非语境场合发挥作用。在分析过多因素的制约作用及其关系之后,可以得出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的制约模式。

表 3 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的制约模式

非语境		语境
语义	语音	语用
文化		

文化作为整个模式的底层,在各种场合发挥作用。在非语境场合中,主要由语义和语音发挥制约作用,而语义的作用具有优先权,在语境场合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语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正是在上述模式的作用下呈现出现有的状态。

5 余 论

不能否认,语言系统中确实存在偶发现象,语序动因研究不能过度阐释,必须尊重语言事实,传统的例证法多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本文在对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用例进行量化统计之后,再从多角度展开考察以使结论更加逼近语言事实。在这种全范围的探究中,每个个体都符合制约因素的现象是不符合现实的,但例外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制约因素所带来的趋向性分布特征。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动因毫无疑问和作为底层结构的文化因素有关,限于研究水平和文章篇幅,本文未能充分展开。希望有更多学者以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

动因考察为例探讨语言研究范式的更新。

参考文献

- [1] 董为光. 汉语时间顺序的认知基础[J]. 当代语言学, 2004(2).
- [2] 段益民. 句法规约与反义形容词[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3] 蒋平. 语言结构的空间顺序[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1).
- [4] 刘红梅. 汉语聚合词语序成因探究[J]. 宁夏大学学报, 2010(3).
- [5] 陆丙甫.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J]. 当代语言学, 2005(1)—(2).
- [6] 马清华. 并列结构的自组织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7] 牛保义. 突显度优先: TALL-SHORT 类相对反义词的认知研究[J]. 外语学刊, 2007(2).
- [8] 沈世英. 字序对换的双音词新探[J]. 安徽师大学报, 1979(3).
- [9] 石毓智. 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 [10] 吴福祥. 语序选择与语序创新——汉语语序演变的观察和断想[J]. 中国语文, 2012(4).
- [11] 吴为善.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12] 杨吉春. 汉语反义复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3] 曾丹. 反义复合词形成演变的认知研究[C].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14] 张国宪. 并列式合成词的语义构词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J]. 汉语学习, 1992(5).
- [15] 郑林曦编.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第1版)[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95.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7]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I, 1987.